



# 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第六回

## 《小婉心》

王宇清 ◎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 壹、前言

我們前面一系列的文章中，為各位介紹了寫實、科幻等不同類型的青少年小說作品。本次介紹的作品《小婉心》，則是一部歷史小說。歷史小說在青少年文學中是一個重要的類屬；藉由這部作品的評析，也正可做為日後繼續探討歷史小說的暖身。

### 貳、《小婉心》簡介

《小婉心》出版於1992年，是作者管家琪的第一部長篇少兒小說。故事的時空設定在對日抗戰勝利後到大陸淪陷前的南京。故事的主角蕭婉心，是一位軍閥的女兒，從小與父母分離，離開南京，和奶奶與同為軍閥的大伯住在貴州遵義，身邊有個大伯指派、專門伺候她的「勤務兵」王大同。抗戰勝利之後，十三歲的婉心和奶奶一起回到南京，與家族團聚。然而，原本期待的家庭團圓，卻與婉心的想像有極大的落差——母親對自己的冷漠、大妹出色的外貌與刻薄的態度，讓婉心不禁懷疑自己的身世。在一連串的事件中，婉心慢慢窺見、瞭解家人情感表相後的諸多成因，也漸漸理解人世情感的複雜面貌。然而就在婉心與家人之間的隔閡逐漸消融，重新體會天倫之樂的同時，大陸卻宣告淪陷，婉心與家人朋友又將面臨分離……。

### 參、切入《小婉心》的幾個面向

#### 一、歷史感的建立

在開始談論《小婉心》的內容之前，讀者們不妨先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要閱讀歷史小說？Alleen Pace Nilsen 與 Kenneth L. Donelson 在其討論青少年文學的專著《給當代青少年的文學》（*Literature for Today's Young Adults*）中指出，一般來說，閱讀歷史小說的理由，不外乎：對其他的時代、地點、人群感到好奇，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們渴望冒險（*anventure*）、渴望懸念（*suspense*），以及神秘感（*mystery*）（注1）。依此看來，歷史題材的確能夠提供讀者需多不同於其他主題的閱讀的樂趣。

然而歷史小說並不同於史實的紀錄，而是運用史實加上虛構所編織出來的故事。史實與虛構之間的比例如何拿捏，要看作者想要透過歷史來表達什麼樣的故事決定。過多的史實可能會使得故事本身顯得呆板沉重，太少的史實與太多的虛構卻又可能歪曲了事實，造成讀者對歷史的誤解。

Alleen Pace Nilsen 與 Kenneth L. Donelson 對歷史小說提出如此定義：一部較符合嚴謹定義的歷史小說，應能夠提供足夠詳實的描述，例如社會制度、禁忌、食物、衣著、行業、休閒活動、習俗、風味、宗教、文學等，以及其他有助於建立起一個不同的特定時空的細節。（注 2）就《小婉心》一書而言，除了以國民政府八年抗戰勝利時期為時代背景、場景主要設定在婉心的故鄉南京外，書中詳實再現了當時的風土人情、市井樣貌與生活情態，讓讀者能夠充分感受時代氛圍，因而將《小婉心》歸類在歷史小說中，是無庸置疑的。

## 二、少女的成長蛻變

歷史小說中，不少會以戰爭做為主題，且因此多偏重於男性 / 士兵角色的刻畫，也較容易出現恢弘、激昂、悲壯的情節與場面。《小婉心》的書寫路線，則正好相反，選擇以「微觀」的方式，將故事的核心放置於一位戰場後方，軍閥家庭中隔代教養的青少年心理變化與生活。

在這個「大時代」下的少女成長故事，就主角本身來看，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主要面向。

首先是對身分認同的困惑。由於從小遠離父母，由祖母一手帶大，讓婉心對自己的雙親感到疏離又陌生；加上回到南京與家人團圓後，母親的冷淡更讓婉心懷疑自己的身世。而處處與婉心爭寵、為難，外在條件姣好的大妹婉芳，也讓婉心對自己喪失自信，甚至懷疑自己並非母親所親生。

婉心的身分認同所產生的心理困境，作者主要透過婉心對家人的逐漸深入理解來獲得解決。作者在故事中，細膩地架構層次豐富的對比關係，交映出人性的多樣面貌，也藉此鋪陳出婉心的成長變化。我們可以發現，十三歲的婉心已經漸漸意識到人類感情世界的複雜性；情竇初開的婉心，除了學習思考愛情的意義，同時也從父親與母親、大伯與前妻宋阿姨之間的關係，體認到兩性情感與現實生活衝突、共生的真實面貌。

同樣緊扣在婉心的身分認同問題上，身為軍閥之女、享受特權的她，也感受到週遭他人對自己特殊的身分，既投注以恐懼、不齒，卻同時又摻雜羨慕的複雜態度。位於社會階級的底層，王大同是逆來順受、完全妥協的。原本相當習慣王大同伺候的婉心，在同學的嘲諷下，除了感覺到自己成為被排除在同儕之外的「他者」，也逐漸意識到王大同也是另一個「他者」——被權貴家庭理所當然使喚的「奴僕」。婉心對於王大同的認命也開始感到疑惑與同情，並將王大同當成「家人」，不再隨意差遣。王大同在婉心的成長中，如同一面反映出階級差異的鏡子，發揮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 三、時代女性的生命情境

沿著婉心的成長歷程讀去，將會發現作品在刻畫女性生命情境上，有著細膩編排。奶奶與兩個媳婦之間的衝突、兩對夫妻的婚姻關係、婉心與妹妹所受的差別待遇等等，這對於正開始意識到人情世故複雜性的少女婉心來說，無疑是極大的困惑與衝擊。

進一步來看，奶奶以寡母之力將兩個兒子撫養成人，熟料兩個兒子皆上了戰場，最後還痛失愛子，以一個寡母而言，心中自是悲痛萬分；此外，奶奶對待自己一向愛護有加，這多年的養育之恩也不容抹滅。但婉心後來發現從小和自己相依為命，寵愛自己的奶奶，對媳婦竟是百般為難與刻薄；而且母親的冷漠、大伯母的離去，諸多家庭失和的原因，皆指向奶奶，這些事實與她心中奶奶慈愛的形象高度悖離。況且奶奶擅自將自己帶離父母身邊，還以謊言造成了婉心和母親之間的嫌隙，該對奶奶產生怨恨嗎？能不怨恨嗎？這人世間恩怨情仇的糾葛沒想到竟是如此難以釐清。這人情義理的啓蒙對婉心造成劇烈的衝擊。

在母親向婉心坦白了自己遭強娶、與丈夫始終貌合神離的婚姻關係之後，以及察覺母親在婚姻中鬱鬱寡歡的情緒，讓婉心理解到婚姻並非是一件單純而理所當然的事；這無疑是從兒童過渡到成人世界的重大啓蒙。

婉心母親與宋阿姨更是作者悉心安排的對比。儘管宋阿姨與大伯原來情投意合，但在奶奶的歧視刻薄下，大伯屈從母親而轉為施暴者。母親與宋阿姨嫁入蕭家的婚姻生活雖然都不順心，但宋阿姨卻選擇勇敢離開，並且追求自己喜好的生活，活出自己，可說是新女性的代表；相對於生了七個孩子的婉心母親，卻是選擇將自己封閉起來。這個強烈的對比，更讓婉心有機會以更寬應的角度來理解婚姻與人生。

## 肆、「反讀」《小婉心》

### 一、大歷史？小故事？

相較於不少歷史小說中的主角面臨顛沛流離或身心殘疾的折磨，《小婉心》裡沒有對婉心遭受戰爭所帶來的物質或身心之苦的描述，戰爭時期的生活對她而言，只是來自報紙、電報、街頭巷尾的消息所建構出來的想像。經歷了軍閥父親短暫的失去聯絡以及大伯死亡噩耗的衝擊，感受了死亡的未知與恐懼，卻已是婉心故事裡最具震撼的戰爭陰影，一直到故事最末逃難時，婉心才面對了家人的離散這樣的無奈。基本上整部作品中，她的生活衣食無虞，故事主要聚焦於婉心返回老家的家庭日常生活，以及婉心自身的內在問題，賦予作品較趨「清淡」的調性。這同時也無可避免地讓婉心與大時代的動盪間造成某種區隔，予人一種「大時代下的小故事」之感。

另一方面，婉心被賦予的「良善、溫順、理智、拘謹、有禮」好孩子形象，讓她成爲一

個「性格穩定的觀察者」；故事的許多部分皆透過婉心的觀察來呈現身邊女性角色的多樣生命經歷，而且較之主角婉心本人的成長描繪似乎來得更精采生動，也同樣賦予了這部作品較為安定平穩的調性。這樣的故事型態，不免讓我們聯想到美國作家露薏莎·梅·奧爾柯特以南北戰爭期間，一個家庭中四個女兒的生活為題材寫作的名著《小婦人》(Little Women)。從相對於具有明顯的故事主軸、劇情起伏的敘事結構，我們也可以將這樣的作品視為一種較為「陰性」的書寫；以瑣碎、細微的日常生活和心理變化，來呈現相對「微觀」與「不具特定意圖」的作品風格。歷史小說和戰爭題材也不一定要以苦難為唯一的核​​心。《小婉心》或許不予人緊湊刺激的閱讀吸引力，卻也展現了大時代下某種社會階級家庭生活的風貌，同時也代表了一種細膩、舒緩、溫暖的小品寫作路線。

## 二、青少年歷史小說的再思考

歷史的場景與事件，是不斷遠離我們的。歷史有趣但常叫人困惑的部分是——當它在情感上或距離上離我們越靠近，我們就越難以保持客觀。例如當我們讀美國南北戰爭、法國大革命、中國的五胡亂華，我們尚能夠以一種旁觀者的角度，單純地當成故事來閱讀，畢竟那離我們很遙遠，有太多苦難無法連結到我們身上。然而，創作或閱讀當代背景的自身國族歷史小說時，卻難以從政治、社會上的意識形態中脫離。

閱讀歷史小說——尤其是關於自身國族的歷史小說，是非對錯等二元價值的確立已不再重要。近代對歷史的觀念已經逐漸由絕對的史觀走向相對性的史觀，認為歷史沒有絕對的真相，端看這書寫歷史者的詮釋觀點與角度。這樣的觀念同時為小說創作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就正面來說，歷史成爲一種可以不斷重述、重構的玩具，小說作者可以針對事件的真實與謬誤關係進行無限多種可能的運用，歷史小說因此得到了寬闊的發揮空間。就反面而言，尤其對於青少年與兒童文學來說，歷史小說做爲一種歷史知識教育媒介，其「正確性」，難免面臨尷尬的處境。這當然要靠作家運用智慧和技巧去處理。但或許，歷史小說最好的選擇（或者所有的小說皆是如此），是以豐富的思考空間，即便或許因此帶來困惑，但卻能夠用更多元的價值與包容性，來看待歷史，以及歷史中的人、事、物所能給我們現下的人生產生有意義的連結。

更令我好奇的是，在國民政府與共產黨過去的歷史逐漸在課本中淡化，以及臺灣主體史觀的建立下，臺灣與國共之間關係的轉化，對接受新觀點的現今青少年與兒童讀者來說，他們對「八年抗戰」與「國共戰爭」的情感、態度與被建構的國族記憶，顯然與我和上一輩人有相當殊異的轉變；或許更淡漠、更疏遠、甚至更排拒。那麼，當他們閱讀《小婉心》時，是更能從歷史的脈絡中脫離，還是會更有興趣了解？由此對青少年小說延伸而來的思考是，以國民政府於大陸時期與遷臺後為背景的歷史，是不是幾乎已經不太引起青少年文本寫作者/出版者/讀者的興趣（或信心）？再來則是作者該站在什麼樣的角度來敘述這段歷史與這段歷史中的孩子？



或許因定位於較年幼的讀者，《小婉心》在內容呈現上較為輕鬆易讀；對於心智已能夠承受更多的啓蒙衝擊的青少年讀者來說，臺灣的歷史，其實還蘊藏了許多關於戰爭、時代、社會與人性的複雜風貌的書寫空間，而這也正是臺灣複雜的國族歷史與情境留給今日青少年小說作家的寶藏與挑戰。

《小婉心》的故事以婉心一家的逃難分離做為結局，似乎還留下了更精采的揮灑空間，給人嘎然而止、意猶未盡之感。延伸而來的時空軸線，讓我們想到臺灣光復初期複雜的省籍問題與情結。像婉心這樣的「外省」孩子到了臺灣，又會遭遇什麼樣的困境？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的生命故事，如今會不會在政治意識形態立場的轉變後，那段歷史下孩子的故事，也因而失去了被書寫的意願與興趣？

## 伍、結語

出版於兩岸關係已漸趨和緩、並開始密切往來的 90 年代，《小婉心》沒有受到過多過去政治意識形態的包袱，用更為開放的角度去引導兒童認識這段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然而，我更相信，《小婉心》裡所談及的家族親情，以及對現代 / 傳統兩性觀念的探討，不會因時代遞進而稍減其意義，正是這部作品最能引起讀者共鳴的部分，也是這本「大時代下的小故事」，仍有機會繼續讓少兒讀者所接受、喜愛的最重要特色。而對於曾在課堂上接受過大量「國民政府」版本大陸臺灣歷史的讀者來說，對照自己與今日年輕讀者閱讀《小婉心》的不同反應，讓我們可以不斷思考自己對於所學習到的歷史，從過往到現在，產生了什麼樣的變與不變。

## 注釋

1. Alleen Pace Nilsen & Kenneth L. Donelson. *Literature for today's young adults* (6<sup>th</sup> ed). (New York: Longman, 2001), 240.
2. 同注 1，239-240。

## 延伸閱讀

- 馬景賢（2004）。小英雄與老郵差。臺北市：天衛文化。
- 馬景賢（2005）。小英雄當小兵。臺北市：天衛文化。
- 周姚萍（2005）。臺灣小兵造飛機。臺北市：天衛文化。
- 周姚萍（2004）。日落臺北城。臺北市：天衛文化。
- 李潼（2011）。尋找中央山脈的弟兄。臺北市：小魯文化。